

2001

北醫漫步

巴巴里



光陰如太空船，太空船如光陰，轉眼間已是西元二〇〇一年了。

話說巴巴里當年以「後三名」的優越成績畢業台北醫學院，兩年阿兵哥退伍後，頓覺人海茫茫，不知何去何從；大醫院人滿為患，閉門不納；欲出洋鍍金，不得其門而出；想就此下海開業，苦無頭寸可調；畢竟天無絕人之路，某日從報紙上看到一則消息「蘭嶼新設衛生所主持無人」，幾經權衡利害，決定毅然前往。臨行前幾個記者朋友還在報上替我吹噓，「當代神醫入蠻荒」，「史懷哲以降第一人」，一時成為頭條新聞人物。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蘭嶼現在已經是國際知名的觀光區，水漲船高，我這小小的衛生所主任現在也成了一所擁有一百床現代化醫院的院長。這期間，我討了一個太太（當地土著），生了一個女兒。太太死了，女兒長大了。前些日子女兒從學校帶了張升學志願表，她想投考台北醫學院，將來效法她偉大的爸爸。我當然不好意思告訴她「妳爸爸是因為不得已而偉大」，却又不忍心女兒去學醫受苦（唉！天下父母心！），於是誘之以利，恫之以害，手腕和當年巴巴里的爸爸如出一轍，只是目標相反。我告訴她：「中華太空公司正在招考太空小姐，憑著妳爸爸遺傳給妳的天賦姿質，不妨一試？」我又告訴她：「醫學院的教育繁重而無理性，好端端的一個女孩子何苦去受罪？」，無奈寶貝女兒頑固一如她的祖父，不但勸不聽，還不知從那裏聽來的謠言，直把台北醫學院捧上青天。我想：「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讓她見識一下是死不了她學醫的決心」，於是趁著參觀北醫五十一週年校慶之便，也就帶著她飛往二十多年不見的台北。直昇機在拇指山附近盤旋了好久，好不容易才找到教學大樓的屋頂，於是降落在附近一個直昇機場。一著陸，只見一輛救護車鳴著警笛，直駛過來，裏頭冒出了幾個白衣人員趨向前來，當我們目光相對時，我莫名其妙，她也莫名其妙，定眼看看旁邊的牌子「台北醫學院附設醫院急診處附設直昇機場」，終於恍然大悟。將錯就錯，我們就乘著救護車找到當年同窗好友，現為北醫要人的齊人兄。剛一見面簡直不敢相認，這腦滿腸肥，大腹便便的傢伙那裏會是當年踏上體重機時常要抱

著一本磚頭書充胖子的齊人，幸而他那蘇菲亞羅蘭式的嘴唇還依稀可辨。二十幾年沒見面，話逢知己千句少，自從他討了「一個有靈性的女孩子」當夫人，一直談到有一個「有靈性的女孩子」將嫁給他兒子當太太，當我們覺得需要停下來喝口茶時，發現月亮已經下去，太陽將上升，而我的女兒已在旁邊的沙發上呼呼大睡。

第二天我們開始參觀學校。北醫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現在的面積已經是從前的三倍了，整個三興新村改建為學生宿舍。「民以食為天」，我們首先參觀了餐廳。現在全校計有四個伙食團，兩個在宿舍，兩個在餐廳，全是由學生主辦的，由於有競爭性，其服務，其伙食，其衛生，其價格，幾已達到了十全十美的地步。巴巴里生性好吃，在這可容納一千人的大餐廳東張西望，到處都是魚香肉色，好不羨煞人也，想起當年排了老半天隊買那不能下嚥的自助餐，自是感慨萬千；現在的「北醫人」報紙大概不會再寫「福利社不福利」的社論了吧！談到服裝方面，男孩子很少是「鐵灰色的男人」，他們大概發現穿一件花襯衫並不是一件不道德或費手脚的事，留長頭髮已經沒有教官來干涉了，到底頭髮並不一定和品行成反比。女孩子今年仍在流行迷你裙，在校園裏彷彿又回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三十年風水輪流轉，良有以也。齊人兄特別帶我去參觀一間更衣室，那是他有感於當年上體育課為了換體育服裝東藏西躲如喪家之犬而建造的。過去的學生多住在三興新村，現在的學生仍舊住在三興新村，不過房東由老百姓改作學校而已。「限租女生」已經成為歷史名詞，當年初開學時那種「出埃及記」悲壯的搬家場面也不復見。人們不再埋怨房東小氣，連仲夏夜之吹電扇都要干涉。幾間交誼廳解決了空虛的週末，並使某些人享有了「睡午覺時免於被串門子」的自由。吳興街當然已經拓寬了，不過那是在急診處直昇機場建立以後的事，今日學生的交通工具的分配情形也還差不多。便是摩托車變成了小包車，而小包車已成了直昇機。據統計現在的飛行員和過去的司機一樣，陰盛陽衰。

學生的康樂活動大多在新校區舉行，舊校區唯一殘留著的只有網球場，望著這片當年成為「衆矢

之的」的古老球場，真是千百滋味在心頭，也許「偉大的人物常比他的時代早生幾十年」，何其幸運，我們的網球場也是「偉大的網球場」。現在學生們的運動設備已非昔日可比，他們永遠不可能體會到在餐廳打乒乓的趣味。走入雄偉的圖書館，一種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連脚步都不敢放大；一千個座位無虛席，每個人的桌上都是一疊教科書，看他們研究的樣子，頗有學者之風。想到從前上圖書館只爲了借筆記抄，準備考試，看看女孩子，不覺汗顏。齊人兄向我解釋：「現在的考試只是讓學生溫習一下重點，對於他們的前途毫無影響，我們注重的是他們的研究報告和他在研討會上的表現。」巴巴里聽了感動得上氣不接下氣，已有一半意思願意讓女兒學醫了。來到學生活動中心，齊人兄的豪情又發作了，他激動地帶我參觀了每個社團辦公室後告訴我：「這個學生活動中心所以有這種成果主要也是和學制的配合。如今醫預科的必選課程已減低到最低限度，讓學生毫無興趣地去混那麼多科目，不如叫他們專心於幾樣較有興趣的科目，比如修醫學史的可自組一個社團，請一位教授指導。我現在就是該社團的指導人（按：齊人在大學時代即發表過「莎士比亞文學中的醫藥」等論文），最近正指導學生作「一千零一位名醫的死因」之研究。另外如「性教育」社正由當年在綠杏上寫「性專欄」的喜農與秀先負責，去年他們曾出版了一部研究報告，據說比四十年前的「Human Sexual Response」還轟動，從這個社團出來的學員，以後將是國民性教育的推動者。「愛情研究社」是前兩年才設立的，自從1984年具有100%效率的避孕丸和抗V.D.等出現後，社會道德整個改變，連我們禮義之邦的中國亦遭波及。然而「慾海無邊，回頭是岸」，瘋狂後的空虛使人們想要捉住一點較實在的東西，這個社團就是以「愛情復興運動」爲主題的。其他口才、音樂、美術等社團也都能收到預期的效果。

想當年初上三年級之時，戰戰兢兢，如臨大敵，日夜爲解剖、生化等基礎醫學等發愁，四年級開始覺得當時那種教學方法的不合理，五年級以後對於浪費在無用的記憶方面的精力更是惋惜不已。因此當我參觀他們現在的教學是帶著「悲天憫人」摻雜點「幸災樂禍」的意念。誰知當我們悄悄溜進一間教室時，發現情形完全不同。一個年輕的教授正在講授利尿劑，只見他拿了三種比較重要的藥，從各種角度從從容容地加以比較，條理清晰，印象深刻，台下的學生只聽不記，貫澈全神，臨下課時

指定幾個題目要學生回家查書。我在旁邊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想想從前上課時死命地抄筆記，考試前死命活命地往大腦裏填，考試時死命活命地從大腦裏挖，考完試後一切却都煙消雲散。不少的教員却是「盡其所能而教」，不管本末先後，反正他上課時提過就表示他已盡了責任；真正能使學生建立一種清楚概念的教授，找不到幾個。齊人兄看得發呆，更得意地向我介紹他們的新學制，「現在採用的是系統教學法，就每一個器官系統的解剖，生理、病理、藥理等分別加以討論，剛才聽的那堂課就是泌尿系統中的藥理部分。這種教學法早在半世紀前美國的西儲大學已經實施，我們不過採用其中較爲可行的部分。過去我們由於各科間的聯繫不夠，講課人員的缺乏，常有不少的重複以及不能互相銜接，比如微生物未學，先習傳染病理，甚至發生未學神經解剖，先學神經生理的怪事。更由於基礎醫學教員不少是非醫科出身，使臨床與基礎不能銜接。現在這種科際聯合教學使學生在臨床時獲得極大的方便。關於各科的實驗，除了解剖以外，都列爲選修（許多必要的 demonstration 歸併於 lecture），每個學生在修完基礎醫學後任選一科施以十個禮拜的實驗教育，想想當年我們每一科都實驗，但每一科幾乎都毫無所獲。事實上實驗室教育只是在培養一個學者的修養，只要在一科作長期訓練就夠了！」

教醫學院是我們畢業前一年完成的，齊人兄是當時第一屆的 Intern。經過三十年的發展，已成爲一座八百病床的現代醫院，另外在市區還有不少衛星醫院。現在的 clerk 和我們當年真是不可同日同語，每6個人就能分到一位指導醫師，差不多臨床上的技巧已可訓練得相當成熟，而我們過去是居無定所，老師若有若無，一切只有靠自己。當然我們那時也很用功經常舉行小組討論，回家猛翻教科書，但是有些經驗不是教科書所能說明的。雖然最差的教學醫院也可訓練出好醫師，但是如果在好醫院的話前途更不可限量了。現在 Intern 分配問題已不成問題，畢業後的進修更是道路平坦。像這種訓練良好的醫學生是各個醫院爭取的對象。

巴巴里生平喜歡作夢，但也僅止於作夢，不敢妄想成功，現在居然目睹三十年前理想的實現，真是愧喜交集，乃不恥下問於齊人，曰：「人必自救而後人救之。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巴巴里望著遠處的拇指山，似乎若有所悟。而對這個唯一的寶貝女兒的前途也有了決定。